

放大后的焦虑

——论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

阎相州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

摘要：由俄罗斯著名导演尤里·布图索夫执导，于2017年在苏维埃榜样剧院首演的《万尼亚舅舅》一改以往对契科夫现实主义作品的排演方式，采用了具有直观象征与表现意味的舞台呈现方式。导演将全新的解读置于舞台行动、舞台美术及音乐音响三个方面，将万尼亚舅舅和众人内心的焦虑直接呈现于舞台空间，基于此，文章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对“焦虑”载体背后的内容进行分析。

关键词：布图索夫；表演艺术；舞台美术；音乐音响

中图分类号：J8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2097-342X(2023)02-0097-03

引言

《万尼亚舅舅》是俄国剧作家契诃夫于1987年创作的四幕戏剧。时至今日，多位导演通过不同的舞台表现形式，为《万尼亚舅舅》带来了多样性的诠释和演绎，使这部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依然充满活力。俄罗斯著名导演尤里·布图索夫不仅忠实追随布莱希特和梅耶荷德的戏剧观，也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他坚信导演是演出的真正创作者，认为作家的文本只是其创作的材料。正因如此，他以强烈的剧场性为导向，将戏剧的表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既承袭了传统经典剧目的艺术底蕴，又积极地融入了现代的观念和技术，挖掘契诃夫戏剧的当代价值，有助于观众接受经典剧作并进行传承和创新，进而推动俄罗斯剧场艺术的发展。

一、符号化的舞台行动

“戏剧，就其本质来说，是动作的艺术。”^[1]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导演主要依靠形体动作与言语来演绎剧本故事，而未对契诃夫所创作的剧情设定做大的调整，更未采用多媒体等数字媒体设备服务演出。尤里·布图索夫的作品因具有强烈的剧场性而独具特色，但他十分偏爱“内在戏剧性”“取材平淡生活”的契诃夫。在《万尼亚舅舅》《海鸥》《三姐妹》中，观众都能看到尤里·布图索夫把契诃夫剧作中原有的生活氛围完全撕碎，“他把契诃夫原本的生活情调完全打破，变得现代并充斥着暴力”^[2]。但正如彼得·布鲁克曾言：“契

诃夫剧作的对话仿佛是从日常生活对话的录音带上拷贝下来的，但事实上契诃夫笔下没有一句话不是富于创造性的……本质上它就是生命，但它处于被压缩的时空中，是具有更强烈更浓缩的形态的生命。”^[3]尤里·布图索夫对经典名著的现代诠释基于他对原作核心思想的深入理解，他让歇斯底里的现代元素和暴力元素为平静的戏剧文本注入血肉，将强烈浓缩的生命形态呈现于舞台之上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在进行戏剧创作时，更加注重舞台表现的戏剧冲突性，相对弱化角色性格的深入塑造。他认为演员的动作中蕴含着角色的所有性格特征，而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角色性格描述。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剧中人物感情的抒发和交流，以及停顿产生有关主观世界的描绘，都被无限放大。演出中，万尼亚舅舅时常跳跃踱步，无处安放的手不断抽搐、摆动，他将自己对教授、对众人、对爱情、对生活环境的难以忍受宣泄在舞台上，并用大声呐喊的方式不时发泄内心的苦闷；铁里金用身体拍击地面，在地面翻滚扭曲，在每一个角落寻找物品以寻求依靠；叶琳娜在众人争吵的环境下伴以优雅舒缓的音乐原地舞蹈，探寻表面身份与实际性格间暗藏的内心焦虑；医生阿斯特罗夫夸张、加速地作画隐喻了其内心的不安。因此，当契诃夫擅长描写的日常生活与尤里·布图索夫使用的颇具暴力观感的角色行动被同时展现在观众面前时，二者产生了强烈的差异感。一切活跃于戏剧舞台的人物的戏剧动作都展现了贯穿全剧的焦虑感，揭示了戏剧性冲突和矛盾下更深

层的人物内心，让观众更为直接地体会尤里·布图索夫导演对契诃夫原剧的别样解读。

各个人物在戏剧动作中外化呈现潜台词与戏剧冲突，将人物的意志和性格不加掩饰地直接展现给观众。在契诃夫的原剧本中，医生阿斯特罗夫对叶琳娜的爱情、索尼娅对医生阿斯特罗夫的爱情，以及万尼亚舅舅对叶琳娜的爱情，全部以潜台词的形式暗含在人物的行动中。而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角色的内心戏剧性大多以拥抱、奔跑、热吻、舞蹈、作画等具有夸张感与假定性的戏剧动作外化展现。同时，人物性格也大多通过外化得以展现：谢列勃里雅科夫幼稚到天真的自私自利、叶琳娜女妖般的诱惑和万尼亚舅舅对命运痛苦的挣扎等。人与人的痛苦与众不同且难以理解，曾经年轻的肉体和精神早已消失于岁月之中。

在第一幕中，舞台上呈现出扭曲的肢体动作、癫狂的踢踏舞步、嘶吼般咆哮的台词，内心外化的表现方式似乎使这部戏剧完全脱离了契诃夫的个人特色。但随着剧情的推进，万尼亚舅舅对教授絮絮低语般的控诉，强烈的戏剧张力瞬间呈现于舞台之上，直击观众的灵魂。当原本温和的索尼娅用斧头一下下劈倒布景时，人物内心的苦闷和悲凉似乎也随之迸发，那布满疮痍的心灵就那般堆在地上，让人触目惊心。似乎正如剧中索尼娅最后喃喃自语那般：“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，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，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，那么，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……我们会休息吧！”^[4]

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一切舞台行动都与人物的内心相反。剧中人物通常抑制不住内心焦虑情感带来的冲动，会有意地通过呐喊、跺脚、摔瓶子等方式冲击规定情境的限制，通过明显的戏剧动作在规定情境中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。同样，人物的相互行动（如对爱情的表达）在尤里·布图索夫的处理后也全部都是置换后的。叶琳娜对医生发动爱情攻势、医生回应索尼娅的好感、叶琳娜主动与万尼亚舅舅亲吻和跳舞，不难发现，这些全部都是人物内心渴望的直观外化。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用十分直观的表现方式，辅以大量具有视觉张力的抽象动作，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在假定舞台空间中，对真实空间与内心空间的界限进行重新界定。

二、情景式的舞美风格

戏剧艺术的基础为观演关系，而舞台美术创造的规定情境则是联系观演关系的有效空间。传统戏剧的舞台美术大多呈现出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特色，但尤里·布

图索夫敢于突破传统，他的作品舞台美术中所包含的视觉元素交相呼应，带领观众进入解构后的非线性叙事情境。尤里·布图索夫不仅是《万尼亚舅舅》的导演，还担任了该剧的音乐指导和舞台设计，以确保演出的整体意象与他的创作目标一致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的舞台设计将传统的舞美观念推向新的境界，通过采用抽象的舞台设计打破传统的视觉和透视关系。他不常使用经典剧作中的传统时代背景，也不倾向于现当代的布景风格。相反，他倾向于创造出一种荒诞性、无序性和假定性的舞台氛围。舞台上的布景简约而有力，通过运用几何形状和斑斓色彩，创造出精确而富有个性化的舞台图景，从而传达特定的情感和意境，使观众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演员的表演和动作上。这种简约的舞台设计为表演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表演空间，空间的开放性也为舞台调度提供了更多的自由。导演在舞台调度中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演员的位置和移动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舞台图景。演员可以通过张扬肆意的身体姿态和舞蹈动作呈现丰富的视觉效果，增强表演的艺术感染力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的舞台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，他巧妙地运用灯光、烟雾及演员动作等元素创造出繁复多变的造型效果。有时候，声音和舞美的表达更为直接和富有感染力，比纯粹依靠台词传达信息更加生动和直观。正如阿尔托所言：“戏剧应该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，应该是通过声音、动作、造型、舞美等元素构成。”尤里·布图索夫用非逻辑的抽象符号和特殊的视觉语汇传达深层含义，通过重组、嵌入等手法创造出极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。这些元素相互交织，构成了其作品中独特的视觉语言，将他所希望传达的主题和意境呈现于舞台之上。

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最为瞩目的布景便是刻在灰白色纸墙上的十二扇门。舞美师采用黑白粗犷的美术风格，将每一扇门绘制在纸墙上，并在可以打开的门上写下每位角色的名字，被黑色方框圈住的名字像随手涂鸦般被印在墙上。门的存在形成了一种障碍与分隔，使得角色们在狭小的空间中无法真正相遇和沟通。舞台空间的混乱和不规则性加强了角色之间的陌生感与隔阂。演员在高矮不一的门之间频繁穿梭，在舞台上来回游荡，仿佛迷失在一个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迷宫中，寻找着彼此。各个人物虽然在频繁交流，但总是徒劳无功。他们的言谈交流荒诞且无意义，他们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。混乱的舞台、荒诞的交流，观众被迫置身于这个混乱的舞台世界中，抽象虚无且充满焦虑感的戏剧氛围在舞台空间里被充分营造出来。

纸糊的墙壁、非现实的食物、一桌二椅构成了戏剧空间的转换，尤里·布图索夫没有像自然主义那般将时空完全还原，而是创造出一种介乎于表现与现实之间的舞台美术。相比于现实布景，抽象的布景使舞台美术本身的扭曲感与非现实主义的表演结合起来，进一步放大了人物在戏剧空间中的焦虑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独特的舞台设计风格赋予了舞台更大的灵活性和变化性，使观众对舞台的感知更加丰富和真实。他通过运用易于移动的舞台道具和随意的换景方式，为观众带来了一种与传统舞台设计不同的体验，观众可以看到道具的摆放和移动，以及换景人员的活动过程，这种参与感增强了观众的互动体验。尤里·布图索夫敢于挑战传统的戏剧观念，打破了正常逻辑的空间限制，使戏剧作品具备更强的感染力和独特魅力，同时将观众从传统叙述体戏剧的沉浸式体验中抽离出来，引发观众内心的深思，使观众获得了难忘的舞台艺术体验。

三、狂欢外化的音乐音响

在尤里·布图索夫的戏剧作品中，音乐扮演着关键的角色，这些音乐都经过了精心选择和处理，以简约而独特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。尤里·布图索夫试图通过音乐表达戏剧作品中复杂的情感和记忆，并通过音乐营造喜悦、兴奋和狂热的氛围，为作品注入丰富的狂欢色彩。他选择音乐时通常不受传统乐器的束缚，有时可能会选择非常规的声音来源，如噪声和环境音，富有独特旋律的音乐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，同时将舞台行动从视觉空间延伸至听觉空间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非常注重舞台的节奏和音乐，在排戏中强调演员的真实感受和表现力，并巧妙地运用听觉元素诠释故事情节和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同时，他借助音乐的节奏、音调和音色的变化，为观众营造出与剧情相呼应的氛围。尤里·布图索夫会根据剧情设计与戏剧氛围相符的音乐，但他偏爱激昂、快节奏的摇滚乐风格，即使是悲剧也经常使用此类音乐，为悲剧氛围平添几分戏谑之意。

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万尼亚舅舅将一个由木质铁锹支撑的麦克风置于舞台中间，通过独白宣泄出自己教授姐夫的不满，这种单独唱白的部分在尤里·布图索夫的作品中发挥着独特的表达作用。通过演员的独白或独唱，观众能够深入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，从而获得情感共鸣。音乐表演的多样性和交错展示进一步丰富了舞台的视听效果，将观众带入戏剧情境中。同时，尤里·布图索夫借助音乐有效地

展示了剧情的情感层次和人物的心理状态，通过独特的旋律风格和简约的处理方式，为整个戏剧增添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氛围和情感基调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灵活借鉴了布莱希特所推崇的“陌生化效果”，他希望观众能够主动思考和参与，成为舞台表演的参与者。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观众可以聆听到贯穿全剧的跺脚声、呐喊声、震耳欲聋的环境音与空气摩擦的尖利声音，甚至演员手中的锅碗瓢盆也可成为演奏乐器。导演将这些声音进行混响处理，再加之效果器的基础变声，让音乐音响直击观众的心灵。

尤里·布图索夫对音乐的选择和处理展示了他的艺术概念与创作风格。他通过音乐和肢体语言所表现出的视听表现力，为《万尼亚舅舅》注入了丰富的狂欢色彩，且未与文本产生冲突，展示了文本之外的更广阔意义。这种独特的艺术呈现方式使他的作品脱离了传统的戏剧框架，展示了自身的创新和独特价值。俄罗斯戏剧自梅耶荷德后发展至此，由舞台“假定性”引发的手法的处理在尤里·布图索夫的《万尼亚舅舅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。

结语

尤里·布图索夫是当代俄罗斯戏剧领域十分杰出的导演之一，他开创了俄罗斯戏剧的新时代，使俄罗斯戏剧学派变得更加丰富多元。他的戏剧作品具有鲜明的风格，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群体。在尤里·布图索夫版《万尼亚舅舅》中，导演以戏剧剧本的人物行动与内心情感为抓手，凸显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焦虑，并将焦虑进行形象化的处理。同时，他对经典作品的再创作并未拘泥于重新排演，而是以经典名作为基石，结合时代意味，力求创作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当代经典，给观众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，用新的形式抓住观众的眼球，这是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、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追求变化的最好写照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谭霈生. 论戏剧性 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4.
- [2] 王仁果. 俄罗斯戏剧学派的另类诠释者: 尤里·布图索夫导演 [J]. 戏剧: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, 2020(01):86.
- [3] 彼得·布鲁克. 敞开的门: 谈表演和戏剧 [M]. 于东田, 译.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
- [4] 契科夫. 契科夫戏剧集 [M]. 焦隐菊, 译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80.

作者简介: 阎相州 (2001), 女, 辽宁沈阳人, 硕士研究生在读, 研究方向为戏剧史论。